

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

上海味道小说《繁花》出版单行本

文 / 简妮

沪语信息



上海作家金宇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单行本,近日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群书小说披拉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。搭《收获》杂志首刊版相比较,书里有20幅作者自绘插图,新增文字近五万,常常为点睛之笔,是有关上海个最有质感,最极致个长篇小说,依可以细细叫品读,邪气有味道。

精彩语段欣赏:

■“李师傅讲苏北话说,煤球炉子灭掉了,小毛,泡两瓶“温津”好吧。小毛拎两只竹壳瓶,去隔壁老虎灶。理发店里,开水叫“温津”,凳子叫“摆身子”,肥皂叫“发滑”,面盆,有时张师傅叫“月亮”,跟女人打辫子叫“抽条子”,挖耳朵叫“扳井”,挖耳朵伙,就叫“小青家伙”,剃刀叫“青锋”,剃刀布叫“起锋”。记得有一天,小毛泡了三瓶热水进来,张师傅讲苏北话说,小毛过来。小毛不响。李师傅绞一把“来子”,就是热手巾,焐紧客人面孔,预备修面。

■“蓓蒂说,私人可以印邮票,阿宝想印啥。阿宝说,古代人讲,丁香瘦,玉簪寒,是花就是好邮票。蓓蒂说,啥。阿宝说,有一本旧书,讲得有表情,望江南,是决明花。命妇,重瓣海棠。倒影,凤仙花,女郎,木兰花。疗愁,是萱草。女史,水仙花。另外嘛,‘无双艳’,是啥花呀,猜猜看。蓓蒂说,猜不出来。阿宝说,牡丹。蓓蒂说,不喜欢,像纸头花,染了粉红颜色。阿宝说,上海好看的花,是啥。蓓蒂说,我喜欢栀子花。”

■“祖父对大伯说,屁话少讲,我肚皮里一本账,金一两,元初折银四两,到了永乐,当银七两五钱,乾隆朝,十四两九钱二分,到光绪二年,已经十七两八钱七分,光绪三十三年,换银三十三两九钱一分,之后,金价就跟涨外国行情了,到民国三十四年三月,黄金每两2万法币,一夜提到3万5千块,贬低市值75%。”

《繁花》有历史气息,文化味道,地方色彩。

点击新民网学讲上海话

想听想学上海话?请登录新民网上海闲话专题(<http://shxh.xinmin.cn/>)。本版各栏目文章可点击播放有声沪语,请大家一起感受上海闲话。

忘勿脱个“脚踏车”

文 / 郑自华

1967年,我分配到一区烟糖公司下头个合作商店工作。其实就是老底子讲个烟纸店,有20多个网点,文革前店名一般叫“聚兴隆”、“丰泰兴”,文革破四旧,侨改叫第几门市部。门市部到总店进货个工具就是脚踏车。

伊个辰光买脚踏车要凭脚踏车票,单位要买脚踏车,先要填写“社会购买力”申请,由中心店申报,再由中心店报到区公司,区公司再送到区财政局,财政局审查通过,同意批准购买。脚踏车进货勿仅要体力,还需要有眼技术。有个老师傅还有一手绝活,书报架后面放块木板,拿两格啤酒(一格有24瓶)踏了就跑,啤酒分量相当于一个成年男人个重量,懂行人个晓得。当脚踏车搭吃饭绑了一道,就是苦差事了。进商店个小青年一律学徒三年,学徒工钿第一年只有16.84块(国营商店是17.84块),当运输工算普通工待遇,每个号头工钿30.60块,6个号头以后转为正式工,工钿为36元块。运输工每个号头粮食是42斤,而营业员只有29斤。

勿要看滑稽【现在】辰光马路浪汽车、摩托车、助动车多得一天世界,辣拉三四十年前个脚踏车撑市面。上班族除脱步行搭仔乘公交车外,脚踏车是主要个交通工具。

当年我分配到徐汇区一家副食品工场做生活,姆妈看我走路勿便当,弄到一张脚踏车票,买了部28寸凤凰牌拨我路。迭部脚踏车价钿一百廿八块,掰个辰光是一笔勿小个数目。小青工满师后月收入三十六块洋钿,要买一辆脚踏车,牙齿缝里得省个一年半载,勿过闲话讲回来,小青年有了块上海牌全钢手表搭仔一辆赤刮辣

脚踏车是小牙盘的,迭能踏起来勿大吃力。一般情况下,一车可装500斤左右个货色。比如讲,应该车600斤白砂糖,结果一车装了1200斤。由于分量重,有一趟脚踏车钢丝断了几根,轮胎气也呒没,但是运输照样踏回来。运输远远超过了“癞蛤蟆”(小三轮卡车)。由于运输工是马路天使,风晒雨淋。外头人问做啥个生活,总是打过门,勿肯正面回答,伊拉个婚姻大部分是拉拉本单位解决,叫“自产自销”,阿拉叫肥水勿流外人田。运输工看中了拉拉门市部立柜台个小姑娘,就开始献殷勤,主动拿总店货物送到门市部,还拿货色直接送到店里,堆放好。当小伙子一身汗个辰光,小姑娘拿过来一条毛巾,或者送上一杯茶水,有辰光暗暗塞点粮票。对于小姑娘“豁翎子”,男小团当然懂。双方就轧起了朋友,最后成就好事。结婚典礼浪,有人问,双方介绍人是啥人,伊拉讲,是脚踏车!

脚踏车加拖车个“物流”,已经成为了遥远个历史记忆了。



麟康 / 画

弄堂茄山河

我个“老坦克”

文 / 孔强新

新【崭新】个脚踏车,走起路来也神抖抖。

我踏仔迭辆脚踏车上下班交关便当,碰到礼拜天就踏出去兜兜。小辰光,我去外滩看轮船,到龙华去白相,个是靠11路电车(两只脚)。滑稽好了,脚踏车一踏,快得像一阵风。我踏脚踏车有点投五投六,有一趟,辣拉金陵东路马路浪,一勿小心车轮盘轧进2路有轨电车个轨道里向,钢圈边上个克罗米也擦脱了,还

好额角头高,人呒没摸疼。俗话说:用仔爷娘铜钿勿肉麻【心疼】。迭部脚踏车虽然是我唯一个高档物事,我个派头也勿是一眼眼小,有熟人开口借,呒没一趟回头过。掰个辰光国产脚踏车质量好,市面上最吃香个。我迭辆凤凰牌普通车也勿推板,车架子敲敲当当响,也蛮吃重。我寻开心讲:可以踏两只大猪罗了。

我踏仔迭辆车子跑了城隍庙呀南京路呀老西门呀静安寺呀西郊公

园呀。热天介夜里向,有辰光想吃杯赤豆刨冰或者冰淇淋橘子汁啥啥,豪燥【马上】跳上车子,从肇嘉浜宛平路踏到淮海中路。我也踏仔车子到南翔、青浦朱家角兜白相。最远一趟是去海门外婆家,勿过我呒没本事踏仔车子横渡长江,是多买了一张船票,连人带车搭船去个。

脚踏车踏仔十几年,变成了一部老坦克。我眼热人家踏轻便车,也买了部26吋个永久牌,老坦克就囤拉单位个车棚里向。勿是吹牛皮,迭部老坦克只要打足气,照样跑得邪气快。

“辣辣”的写法和用法

——上海话正字谈之四

文 / 钱乃荣

我们按照前辈传统用字,采用“辣辣”或“拉拉”记写上海话中的“在”。

为什么“辣”不写作“勒”或“了”?因为“勒【lek】”、“了【lek】”在老上海话中的读音与实际读音【lak】不合,虽然现今市中心不少中青年【ak】、【ek】两韵开始或已经合并,“石头【shakdhou】”与“舌头【shekdhou】”、“辣勒”、“杀色”读音一样了,但是在郊区上海话和城区今老派上海话中“辣”、“勒”还是不同音的,所以“辣”音不能写作“勒”。

有的人过去看过不少吴语小说,振振有词地认为“明清文献”中都写“勒”,比如“故歇心口里向还勒浪跳,阿要作孽!”(《九尾龟》6回)。但是须知他们看到的“明清吴语文献”都是用苏州话写的,除《何典》(《何典》写作“在”)外,没有一本使用上海话,“勒”是苏州音的写法。有人认为写“辣”字会使人想到“甜酸苦辣”,“拉”使人想到“垃圾”,那么同样,写“勒”

字为啥没想到“勒死”、“勒索”、“勒杀吊死”呢?汉语的虚词都是从实词变虚的或者是代用的,用方言同音词写的原则要遵守,至于原来这个字的常用实义应不必去作刻意联系。

下面三张照片,图一是1928年赵元任对“在”和“在那儿”在吴语几个地点的记写,左行为“在”,右行是“在那里”,横起共十行,记的分别是无锡、苏州、常熟、昆山、宝山、浦东、上海、松江、黎里、盛泽十地准确读音。图二是土山湾出版的法国传教士布尔其瓦1939年《上海方言课本》中的一段课文,他1941年的《上海方言语法》中也是“拉拉”。图三是1930年代《大戏考》中印的高亭唱片申曲《嫂告》的一段唱词,写作“辣拉”。这些记的都是上海话。今中国社科院语言所《方言》中发表的上海话论文也皆作“辣辣”。

“辣辣”在上海话中不断虚化的过程如下:1. 做动词用:“我辣辣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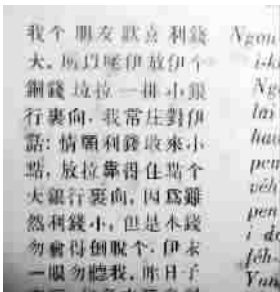
里。”2. 做介词:“我辣辣台子浪写字。”3. 做体助词表示进行体:“我辣辣做功课。”4. 表示存续体:“我坐辣辣。”5. 与“了”一起表示“现在进行时态”:“我辣辣做生活了。”6. 与“了”一起表示“现在完成时态”:“我家生买辣辣了。”7. 表示现状存在语气:“眼睛弹出辣海。”“买仔交关物事辣辣。”

“辣辣”的用法现在一般都能用“辣海”替代。“辣海”早期有“在里面”的语义,如“脚着辣海邪气暖热。”后来也成为表示中性的“在那儿”,如“我立辣海(我站着)。”为什么西方传教士的用字比较可靠,一方面是他们记写人类语言很虔诚细致,一方面他们也得到当年上海的语文学者帮助,只是因为中方的语文学家者在清末无缘出版自己的著作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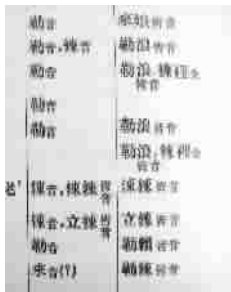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话中有没有用“勒【lek】”的地方呢?上海话“我饭吃拉哉”、“我吃仔饭哉”,受普通话影响后现在有些人这样说:“我吃勒饭勒。”这两个“勒”在上海话中是读【lek】音的,但是因受普通话影响才这样说的,就干脆用“我吃了饭了。”便可,不必改写为“勒”了。



图三



图二



图一

AM1197 FM97.2

听“阿富根”讲“上海闲话”

每个礼拜四上半日10点钟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AM1197/FM97.2播出个上海话节目《谈天说地阿富根》,将用上海话播读今朝“上海闲话”版面刊登个各栏目文章,敬请收听。